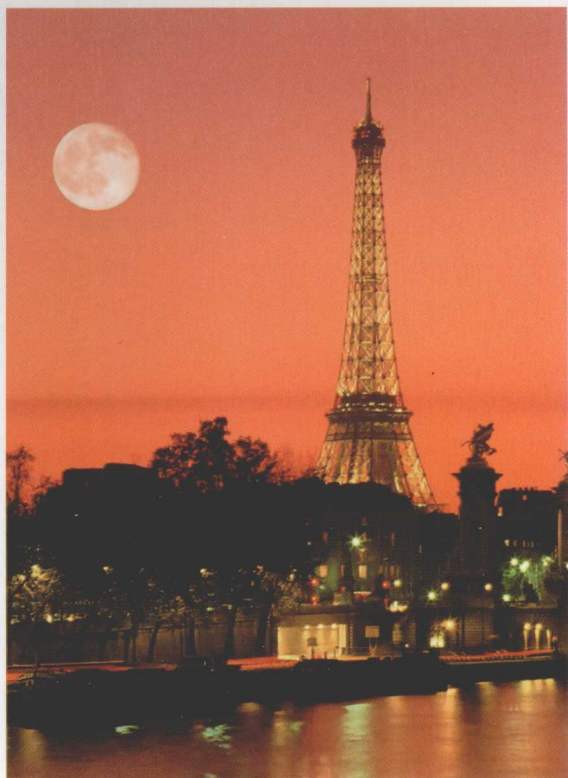




引领青少年成长的当代名家散文随笔
主编 蔡晓妮

巴黎的

一夜

袁昌英 著
YUANCHANGYING

四十大约是人生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的重要性及其特殊刺激性，大概是古今中外的人士同样特别感觉着的。我国古语有，「行年四十而后方知不足」，「四十而不惑」，「四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等说法。

江苏文艺出版社

589



主编 蔡晓妮



B0683541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袁昌英
著

巴黎的一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的一夜/袁昌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选集)
ISBN 978-7-5399-5036-5

I. ①巴… II. ①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762号

书 名 巴黎的一夜
总 策 划 刘成林
主 编 蔡晓妮
执行主编 庄 浪
著 者 袁昌英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240千
印 张 15.5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036-5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小说

玫君	002
我也只好伴你消灭	015
毁灭	043
琳梦湖上	048

二、随笔

巴黎的一夜	058
朴朗吟教授	060
游新都后的感想	061
再游新都的感想	066
漫谈友谊	072
忙	083
成都、灌县、青城山纪游	086
关于《莎乐美》	095
论女子留学的必要	099
生死	105
在法律上平等	111
行年四十	121
爱美	129
何迷斯	131
新春感言	139

三、论著与评论

创作与批评·····	142
短篇小说家契诃夫·····	153
法国近十年来的戏剧新运动·····	156
易卜生的野鸭·····	169
妥玛斯·哈代·····	181
皮兰得罗·····	190
读王独清君《诗人缪塞之爱的生活》·····	195
庄士皇帝与赵阎王·····	202
歇洛克·····	209

四、其他

释梦·····	218
传大的戏剧产生在传大的时代·····	224
灵魂之探险·····	228
剧作者的胚胎工作·····	230
附录：作家、学者袁昌英·····	233

玖 君

“注意，密斯李，不要跌了！”一个穿着白衣裤，神态俊秀的少年，走近坐在网球场远角里石柱上的女子，向她说道，“我们昨晚都正式介绍了，但我晓得你一定不记得我的名姓。那也难怪。这聚会中男的四五十，女的只三四位，要你们记得我们各个的姓名，未免太苛一点。”

“头一天都认识是办不到的，”女子笑容可掬地答道，“不过有几位，经过一次的介绍，姓名与容貌自然而然深入我的脑子，你就是这几位中的一个，吴先生！”

“我真是福气！哈！密斯方的网球实在神妙，抵敌密斯特史还绰绰有余。”

“真好！差不多百发百中，习到这步田地不是容易的，我真望尘莫及！”

“未必吧！不过人各有所长，运动或许不是你的特长。你今晚不是演讲女子教育吗？我们都预备洗耳恭听呵！”倜傥活泼的少年说着，一双莹彻清醒的眼睛，梭儿似的，时而望着场上飞舞不息的球，时而又望着石柱上白衣蓝帽秀若幽兰的女子。

“呵！你们最好预备些针放在身旁，听得沉闷想睡的时候，膀子上刺几下，还许救我一点面子呢！”女子说罢，纵身一跃，就站在少年的旁边。

“那儿绿草满地，好像铺着地毯一样，我们坐在那里去看吧！”少年指着一块绿茵茵的草地说道。

“对不起，暂时不能奉陪，也要进去预备今晚的东西了”。

“我陪你一起走吧！”

“不必客气！你还是看他们决一个胜负好。密斯方准要赢，回头告诉我吧！”她说罢飘然去了。少年目送半程，才转身参观球场上的激战。原来方、史二人在那里单独的决斗，俱各奋勇，胜负未判。方的手腕轻巧，脚步便捷，

送接无不准中，史乃满场狂跳，汗流满面，气喘喘的应接不暇。观看的人都看得呆呆的，各自吃惊。吴子湘也正在看得出神，忽然肩上被人一拍，转身来看，却惊喜得说不出话来。只看见一个面熟而名字记不起的少年向他伸着手。子湘慌忙接着手，正要开口，忽然看见一个面若桃花的少女站在后面羞答答的望着他们微笑。子湘也忘记了对面的朋友，许久说不出话来。那人见此情形只得说道：

“子湘，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子湘急忙的回过头来说道：

“呵！信荣！你怎么到这来了？你还是在美国念书吗？”那人亦不即答，随即转身向少女道：

“莲贞，这是我的老朋友吴子湘先生，从前南洋大学的同学。”随又向子湘说道：

“这是舍妹莲贞，由美国一路来的。我们本想明年来欧洲，不料家母定要我们今冬返国，所以提早来逛逛。”

“呵！难怪！但我梦想不到会在这儿碰着你。怎么找来的？”子湘随又向少女说道：

“刘小姐，在路上辛苦了吗？哪天到伦敦的？”

那少女笑盈盈地答道：“我们昨日才抵伦敦。路上很适宜，一点儿不辛苦。哥哥听得一位胡先生说，吴先生在这儿与会，我们今早就忙赶来了。”

子湘回道：“你们真的神通广大，一到就探出我的行踪了。可是不曾接风，真对不起！”

信荣接着道：“八年前的子湘仍然如旧！时间与你到底恩爱。你瞧我变成什么样儿，简直又是一个人！”

“你也不见得变了多少。我们进去谈吧！”子湘说罢，喜洋洋地领着他们进屋里去了。场上的球还是忙碌的飞舞，方史的胜负仍在未定之中。

星明月朗，碧蓝的天空，静悄悄地罩着一块微光隐隐、万象朦胧的宇宙。

英伦地近北极，蒙着墨西哥湾热潮的调和，气候极是温暖。然而夏夜的斜光，暗暗淡淡地，延至十一时犹恋恋不忍去。在此柔光之中，蜂阵儿似的一群青年男女由厅内拥挤出来，一团团的走入花间树下，细语闲谈。信荣伴着方女士正向莲池边走着。信荣轻声地问道。

“你觉得这个演讲怎样？很不错？”
方女士冷淡地答道：

“太严厉一点，一个人何必这样认真？”
“我看她这个人就是一个认真到底的，很受中国旧学的束缚。”

“什么旧学不旧学，新学不新学，她以为中国就只有她一个呢！”
子湘喜洋洋地伴着李玫君也正在一丛红艳艳的蔷薇花前走着。他兴致油然地说道：

“密斯李真好！绝大的成功！没有一个不赏识，都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切实稳健的思想发之于这样流畅明晰的演词，连那些外国人都说你的英文比他们自己还说得妙。”

“吴先生！你不要这样夸奖太过。这是我的 Maiden Speech^①，无论怎样好，也不致像你们说的那样好。不过我是晓得自己的。今晚没有漏出马脚来，算是万幸了。可惜我的母亲不能看见她一生勤劳的结果！”李女士语声有些哽咽。

“令堂大人不在了吗？令尊现在何处？兄弟姊妹共有几位？”

“讲起来真是伤心。我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我只有三四岁时，我的父亲就去世了，原来有一个弟弟，也不幸早夭。我母亲向来好好的，不知老天为何苦我，去年忽然把她夺去了。吴先生，莫讲起我的母亲，提起她，我的心就酸了，就要破了。”玫君说罢，潸然泪落，两手抚着胸。

“莫这样伤心。我真对不起，不应该提起你心痛的事。我们谈别的话吧！”

① 意即“第一次演讲”。

你在剑桥还有好久？这暑假到那里去歇暑？”

“剑桥还有一年。”玫君拭着泪，继续说道，“我想到法国去歇暑，就便学习法文，你在巴黎什么学校？很奇怪，我去年在那里没有遇着你！”

“到法国去歇暑吗？好极了！”子湘十分欢喜地说道，“我在巴黎航空学校，也还有一年工夫就完毕，你在巴黎朋友多不多？”

“朋友倒有几个，都不十分亲密。你在英国还要耽搁多久？”

“我在英国没有事。这个岛国看了几个星期够了，再看也不过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笑里藏刀的国民，这里散会就回巴黎。”他们一面闲谈，一面散步，花园中所有的曲径草地差不多都走过了，大约腿也酸疲了。玫君见橡树底下一条长凳，遂邀子湘坐下，且继续说道，“不料你对于英国人有这样厉害的批评。我们在这里住久了，司空见惯，觉得这种假样子也是社交上不可少的手段。”

“其实何止社交的手段。他们对于世界人类何处不用这个手段。我总觉得英国人特像狐狸精，心里明明白白要吃别人的血，外面却堆着一脸的笑来与人亲爱。”

“然则你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好些？”

“据我个人意见——或者也是大家的公论——法国人是比较的爽直。”

“我也很喜欢法国人。我们一块到法国去吧！史若雷同方梅信也说到法国、瑞士去旅行。你的朋友刘家兄妹也是去的，是不是？大家一路走，岂不热闹？”

“再好没有了！我算是一个老巴黎，可以领你们到那光明灿烂的世界里逛逛。”

“游玩虽然也很重要，我却很想多在学问上用点工夫。”他们谈至这里，只见一对对的会员都陆续的进去了。碧蓝的天空中，皎洁明亮的星月仍然寂静的照着，不过隐约的柔光已渐渐的消灭了。万籁无声的空宇中已露阴暗袭人的冷气。他们两个虽谈得高兴，也不得不握手而别了。

初秋的时候，天气特别显得明媚，春日中那种浮云蒸气，至是时也都敛迹了。红通通的叶儿堆在树上，远望之，各树都像一群群的美女穿着红衣在空中轻舞。地上的细草犹然青润，二三黄发蓝眼红衣白帽的小孩在上面玩着，真是天然美景。一轮红日挂在碧天之西方，大地上的万物都呈一种金黄灿烂的光彩。在这个卢山堡公园中散步的游人也都华冠丽服，喜洋洋地以为这真是一个黄金世界。梨树编成的篱笆侧边坐着一双男女，笑语高谈，旁若无人，女的问道：

“若雷，你说吴子湘这块天鹅肉，终要属于何人之口？你说他爱哪一个些？”

“哈！我不是他肚里的蛔虫，可不知道。”

“然则你说她俩谁可爱些。”

“各有各的好处。我若是子湘，我定取刘莲贞。你看她多美多活泼！又多沉静！她虽然学问不及李玫君，她确是一个完善理想的女儿。况且她那手音乐，真令人羡慕她的未来丈夫的快乐。李玫君也有可爱的地方。不过她为人太认真，并且那种 Blue-stocking^①的态度，专讲学问，主张独身的意志，实有一点不敢当。”

方女士含怨带怒地说道：

“你既然这样赏识刘莲贞，我可要准备逊位了。”

“你又是这样容易动气，我们有这几年来深厚的感情还有什么问题，不是？你问我她们谁可爱，我发表了意见，你又生气，那就难为人了！”

“我也无所谓生气。刘莲贞确实可爱！李玫君那种假派头真是讨厌，她心里明明白白想嫁子湘，口里又拿独身主义来遮掩。”方女士话犹未完，只见刘信荣同李玫君有谈有笑的双双而来。玫君笑嘻嘻地嚷道：

① 意即“女学究。”

“你们谈得好亲密！让我们来听听吧！子湘没有来吧？刘先生，你说他在这儿等我们？”

方女士插言道：

“开口子湘，闭口子湘，你的独身主义哪里去了？”

刘信荣急忙的接着道：

“原来到这儿相会。他恐怕顺路领妹妹去了。”

方女士又插言道：

“刘先生，太没有道理，怎么丢着自己的妹妹不领，来牵累别人呢？别人有别人的公干。”寻又向李玫君说道，“玫君，放老实些，不要装时髦，口里念着独身经而心里不诚信，是不会成仙的。你有本事不爱，那我就佩服你！”

玫君的脸一阵阵的红了，受着无限的冤枉似的说道：

“事久见人心，大家好好的，何必这样取笑？子湘同我不过朋友而已，柏拉图式的友爱，金坚玉白交情，何尝像你们成天家把婚姻二字放在脑子里发热！我们还有别的事来占据思想呵！况且子湘同信荣是老朋友，密斯刘又这样可爱。”夕阳辉煌之下，远远的一双，信步如飞的来了。刘莲贞身材窈窕，笑容可掬，正如玫瑰初开的模样，鲜妍袅娜十分可爱。吴子湘倜傥活泼，俊秀清慧，诚是不可多得的美少年。李玫君见了自然闭口，然而不快乐的神色，隐然现在眉宇之间。子湘见了，心里明白，便温和的抚慰她道：

“信荣定要我去领他妹妹，我晓得你一定等的不耐烦了。”

“我并没有等你，刚吃完饭，密斯特刘就领我到这来了。”玫君说罢，走近莲贞的旁边，亲爱地说道：

“密斯刘，你那首家乡曲真好听。我昨晚一晚都睡不着。那种幽雅婉转的情致总在我脑子里盘桓。你竟把我的思乡病激起来了。今晚还给我听听，好不好？”

莲贞笑盈盈地答道：

“你爱那曲吗？我教你弹吧！一星期就学得会的。”

“学是没有希望的，没有那样天才，也没有耐性来练习。你再弹给我听听吧！”

玫君方欲再说时，只见史若雷笑嘻嘻地插言道：

“世间的好物，不可一人独占，大家享受一点吧！信荣，我们今晚都到你旅馆里去，我做东，请你们喝香槟酒，吃烧牛肉。密斯刘一定要做天使，奏一点音乐替我们洗洗尘氛。大家赞成吧？”方女士原来有点醋意，不过也不好当着众人面前现出来，并且她近来同史若雷吵嘴很多，外面虽仍保持未婚夫妇的礼节，其实彼此久有不谐之念。所以大家都赞成了。大家都坐定了，谈了些闲话，在园里走了几个圈子，不觉夕阳已西，晚雾蒙蒙，花枝不辨了。大家才走出园门，到了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圣密舍大街，转弯抹角一直走到刘家兄妹的寓所。歌情酒意，谈笑欢娱，另是一种生涯。

翌晨，温和明媚的秋日方升，窗外的微风吹得树叶瑟瑟有声，子湘正在盥洗，心中耿耿地念着玫君，回忆昨日与刘莲贞偕行而与她爽约之事，心中更觉对她不起，恨不得时光飞度，下午即可与她相见，申叙衷曲。正在计划下午携她到一个僻静公园与她畅叙衷情之际，仆人捧上早膳一盘，盘内大小信封迭了一堆。子湘取视，头一封乃是玫君字迹。急拆读之，只见上面写道：

“子湘吾友：近几月来我所过的生活可谓是我一生梦想不到的——愉快幸福极了。抚心自问，不是你，我哪有这快乐的日子呢？心中十分感激你！然而这种优游愉悦的生涯本非初志。我自小因父母及环境的诱导，就立志奋斗，本着牺牲的精神来做我一部分的事业。我素来提倡女子独身而欲以身作则。近来承你的厚意，加以我们都是有感情的动物，使我觉得有一点危险。三思之后，决定早去巴黎，隐居乡间，作一番潜心修养的工夫。在一方面讲起来，我实在对你不起，然而为时尚早，请你以后勿以我为念。苟能在你心角上得一个朋友的地位，我已感戴不尽了。一切当自谨慎，请释锦怀。吾兄亦宜善自摄养，为社会尽力。临行依依，不尽欲言。李玫君手自某日”

子湘看了又看，遭了雷电似的许久看不出意义来。“什么？玫君走了吗？”

就是这样走了吗？走到哪里去了？”诸如此类的问题，辘轳似的总在他脑子里乱转。盘内的早膳已经冷了，也无心吃了，遂急忙披衣去玫君寓所打听。无奈为时已晚，玫君早已走了，归寓自思，想起昨日公园中的情景，猜着玫君的举动，一半是为刘莲贞，一半是为自己的主义。一肚子的委屈，无处申诉，暂时只得按下，且去信荣、若雷处打听消息，并想别的法子挽回玫君的心肠，因此对于刘莲贞也渐渐地疏远起来了。

韶光荏苒，转瞬又是一年有余。玫君仓卒返英之后，一味潜心攻书，心中虽不能不念及子湘，然而紧急的功课及毕业考试一天一天在她心里侵占子湘的地位，以致末了他也不过是一个曾经梦过的美少年而已。毕业后休息不久遂即买轮返国。秋季开学时，就被聘为S女校的教员。一日，初冬天气，课余无事，寂然对着寡白无情的四壁，备极无聊。在房里走了三四转，忽然想着公园的旷敞，遂披上外衣，坐上洋车，一直到中央公园^①来。在这个寒气渐渐侵人的时候，园里的游人，已是寥寥可数，她走过今雨轩，只见三四个男女坐在石坪上围着一壶热气腾腾的茶在那里谈笑，她偷眼一看，一个都不认识。于是，一个人东顾西盼，尽量的赏玩那凄凉萧索的风景。她觉得那苍古阴森的老松是她孤身飘泊中的一个靠岸。它们的健实而饱经世故的枝干，好像有着“老当益壮”的自豪神态，俯瞰着她，要她勉励奋斗似的，其余的花木水草也都憔悴不堪，然而郁郁戚容之下，好似隐藏着无限的毅力与坚韧。她走过石桥，跑过水榭，竟奔土山而来。正在一步一步踏上土山之时，吴子湘的和蔼爽直的模样儿忽然在她脑子里盘桓，他好像偷藏着在那里，暗中想道，“假若子湘在这里同我走着，岂不快乐？”继而自己谴责自己道，“既然抱独身主义，又何必乱想！草木都有坚忍持久心，我岂比草木不如？”一路想着，已经走到山巅。举目四望，远远的看见许多尖塔和高巍的黄殿、漆黑

① 北京中山公园，在民国初年叫做中央公园。

的森林。各种景致虽然可以辨别，然而都有一层灰色的浮雾笼罩着，好像画家脑子里的景致还未绘在纸上的一样，她正在欣赏北京城伟大气象之时，耳鼓上忽然有脚步声，她转眼一看，乃是一个着西服的男子由山的那边走上来了。她举手一看手表，已是差不多五点钟。六点钟就要到彭家吃饭，还有半点多钟可以耽搁。心里想着山高地狭在这个寂无人声之处，遇着一个生人，彼此望着，实无趣味。到小亭子里看书去吧。她就一方面口袋里摸书，一方面转步下石阶，石阶还未下完，不料那人脚步轻捷，早已走近面前来了，四眼相照，两人都惊得哑口无言，还是玫君先镇定了，转惊为喜地伸着手说道：

“子湘！怎么在这儿遇着你？你几时来北京的？”子湘连忙接着手，兴奋地送到唇边道：“玫君！玫君！你好狠呵！怎么一去如黄鹤，以后信都不回一封？几时回来的？我这一年来无一时忘记了你，不知写了多少信，有的寄了，有的还放在我箱子里咧。”

玫君牵着他的手向亭子里走着说道：“坐着谈吧！真是久违！对你不起。我只接你三封信。我实在不敢回信，心中何尝不想写？莲贞呢？你们还没有结婚吗？”

“你几时晓得我要同她结婚？都是你一个人无根据的幻想！她早已是史太太，史若雷的太太。”

“什么？莲贞，史太太？密斯方呢？他们不是订婚好久的吗？”

“哈！你还不晓得吗？史若雷后来爱死了莲贞。密斯方吃死了醋，她越吃醋，史越不爱她，越是死心踏地的爱莲贞，后来密斯方气愤愤的离了巴黎，回到上海，同姓孙的结了婚。结果莲贞自然是史太太了。”

“这才是新闻！姻缘到底有一定的！”

子湘高兴地用手拍着玫君的背说着：

“姻缘本是有一定的。你看我失了你一年又找着了。玫君！你可怜我吧，莲贞这个阻碍已没有了，我想你的什么主义也不成问题了。”

“我的主义还是坚如金石咧！且不必过望吧！”谈得高兴，不觉已是六

点欠一刻。彼此问过地址，连袂走出园门，玫君到彭家赴席去了。

自公园再遇之后，子湘差不多每天下午偕玫君出外游玩。玫君虽常欲拒绝，无奈子湘十分坚持。所以日复一日，不觉已经糊糊涂涂过了一月有余。一日晚饭后，两人静悄悄地坐在彭家客厅里火炉边。彭太太原是玫君的亲姨母，对于玫君的婚事颇为注意，见子湘一表人物，又极爱玫君，遂一意要作成他们的结合。所以饭后托故离了客房，上楼东找西摸去了。其余的人也都知回避。寂静中只听得子湘细声地说道：

“玫君！何必为你那虚虚渺渺的主义来牺牲我们的幸福呢？假若我们两人建立一个这样的温柔美满的家庭，岂不值得人生一世吗？”玫君低头无语，不觉眼泪汪汪，呜咽不能出声。子湘安慰了许久，才见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子湘，我实在对你不住，我实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虽然是一个有志、理性稍强的女子，然而总是一个女子——一个富于感情的动物。近年来许多的情势把我凑在一起，酿成我们的深厚感情。此刻要我硬直地拒绝你，是万难做到的，实是进退维谷！手枪似的情感逼我进永禁的牢门，理智又在旁边阻止。你知道婚姻是女子永禁的监牢，她一入了这个门，她一生的意志、主义、能力、学问，都非抛掷于九霄云外不可。你既爱我，又何必定要我将好的一生牺牲在这监狱内呢？帮助我吧！鼓励我做一个人吧！”子湘一时说不出话来，皱着眉，搔着头，正在为她找一个方法似的。扞！扞！扞！和颜悦色的姨母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封很厚的信递与玫君道：

“这是你母亲临终时交给我的。她嘱咐我看机会交给你。此刻机会似乎到了，我总算对你母亲有交代了。”说罢，转身就走，口里随便念道：“我楼上还有一点事，等一会下来谈话。”玫君只顾看信。子湘坐在旁边翻着一本书。

“玫儿爱览：我的病势日见沉重，恐无再起的希望，我母女一生恩爱从此永诀了！言之心痛！然而我们肉体上虽无亲近之时，精神上的爱总是不变的。我去世之后，我们的别离，与现在的别离，其实有何殊异？不过前者较长而已呵！我虽不能亲见你学成荣归，然而我在九泉之下，那时候的快乐与

现在希望你成功的心思都是一样热烈的。你素来发愤读书，诸事小心谨慎，我也没有特别顾虑的地方，不过看你近来信中的口气，颇有抱独身主义，专为社会服务的倾向。这种主义在没有遇着相当人物以前，自然没有妨碍，并且可以引起你的奋斗与有为的精神。但是我常常觉得我这样可爱的儿，世上好男子中总有一个不让你独身的。由你的智力及性格推想，我知道你一定坚持你的主义来与你的情感战斗。那时候你必感着很大的痛苦。人穷则思父母。在你思我之时，我的儿呵！我岂可不来安慰你，指导你吗？玟君，人生如白驹过隙，何必自苦乃尔呢？并且情感与理智并非不能调和而互助的。只要你认清题目，审虑周详，以理智的明光来引导情感的倾动，世间的阻隘没有打不破的。并且有许多事，初视之觉有障碍，及处之得法，未始不可利用之以促成我们的事业。婚姻就是这样一件事。你如果要实现自己的意志，问题还在你自己，并不在你有无夫婿，况且夫婿有时还可襄助你咧！论到此地，你必谓夫婿固然有时可以相助，然其助力抵消一个家庭的累赘还不足。固然如此，但是家庭的负累也并非不可设法消灭的。总而言之，家庭为人生要素之一，事业虽不可牺牲，然人的生趣也不可忽视。无论男女，苟欲享受一个完全无缺的人生生活，婚姻是不可少的。生命总应有多方的经验。经验愈多，生趣愈浓。所以我恳切地劝你，如果遇着为你所敬爱信托的人，切不可踌躇，以致自寻烦恼，至嘱！至嘱！但是，你如果真正快乐的结婚了，你的夫婿自然是你惟一敬爱的人，然而世上还有一个人你不可不常常记念，并且如果有机会应该报答他的恩义。以下这个故事或者你曾经听见我稍微讲过的。我把它再叙一遍，使你知这个恩典的宏厚。时当暮春天气，温暖的太阳布满大地之上。花木欣欣向荣，鸟雀洋洋得意的歌舞。是时，你父去世不久，我心悲郁极无聊赖，汝年少不谙事，且身体瘦弱，所以我的愁苦，不特不为良辰美景所消灭，而且触物伤情，更觉悲苦凄凉。汝父在日，曾与我约游西湖，后因故未果。我总想完成汝父之志，去作一度游。这年，正当春光明媚之际，我决意携汝漫游西湖及其他一二名胜之地，一以消愁减闷。一以更换空气，